

# 总有一本书在找它的新主人

张国中

我与老徐是文友、书友，喜欢互相点评文章、换书而读。他从年轻时就与书结下不解之缘，虽然生活在小镇，但喜欢买书、读书、藏书、写书。他自谓“四书先生”，旁人听来颇觉自嘲，他却认真得很，每每提及，必正色道：“人生在世，能与此四事结缘，已是莫大福分。”

他的买书，起初不过是消遣。他是农民，收入微薄，却并不耽误他每月往小镇上唯一的书店跑几趟，分批买下全套的金庸、梁羽生、古龙的武侠小说，后来便渐渐转向了旧书摊。

我常见他在旧书堆里翻书，手指沾了灰也不在意。有一回，他寻得一套民国版的《鲁迅全集》，虽缺了两册，他却如获至宝，掏钱时手都有些抖。书贩见他如此，便抬了价，他也不恼，只是笑呵呵地付了钱，抱着书走了。

“书是有灵性的，”他后来对我说，“你找它，它也找你。”这话听着玄乎，看他那副认真的样子，倒也不好反驳。读书一事，他更是执着。每日晨起，必先读两小时书，雷打不动。他的读书法也怪，不是端坐书桌前，而是将书摊在膝上，坐在一个小马扎上读。那马扎已经很旧了，他却说唯有如此姿势，方能与书中人物“促膝谈心”。读时极专注，有时忘了吃饭，夫人唤他，便应一声“就来”，却不挪步，直到来扯他耳朵，才恋恋不舍地放下。

老徐读书不挑，小说、历史、哲学、杂记，无所不包。最爱的，还是那些冷僻的笔记小说。他说这些书里藏着古人的真性情，比正史更可信。有一回他读到一则明代笔记，记载某书生因爱书成痴，竟将家产尽数换了书，最后饿死在书堆里。读罢红了眼圈，连声叹道：“痴人！痴人！”也不知是叹那古人，还是叹他自己。

博客兴起后，他便开始写文章。起初只是些读书心得，后来渐渐放开，写起了散文、杂感。他写作极勤，每日一文，从不间断。我曾问他何必如此辛苦，他笑说：“写字如同呼吸，不写反倒憋闷。”老徐的坚持令人咋舌。有一年春节，小镇上爆竹震天响，他却在敲着键盘。夫人让他歇一日，他摇头：“文章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”后来他做手术，麻醉刚过，便让儿子将笔记本电脑拿到医院。医生护士都惊讶，他却说：“横竖躺着也是躺着，不如写几个字。”

他的文章内容芜杂，有读《史记》时对项羽的惋惜，有赶集时对一个白菜的凝视，有对少年时一把锄头的追忆，也有对新买的一册旧书的欣喜。文风质朴，尚不华丽，却自有动人的力量。访问者不多，但他不在乎。“写字如种树，”他说，“不必问果实几时成熟。”

渐渐地，他的文章积少成多，竟有了出书的念头。自费印了一本散文随笔集，分赠友人。他得到一本，翻开看时，扉页上写着：“书生老去，文字犹新。”笔迹微微颤抖，想是写时心情激动。

出书后，他买书更勤了，说是要为下一本书做准备。他有一间10平方米的“书房”，早已被书堆满，便蜷缩客厅、卧室，甚至是夫人的衣柜，还笑嘻嘻地保证：“这是最后一批书了，每隔几日又抱回一摞。后来，连窗台上也垒起了书墙，阳光只能从缝隙中渗入，在水泥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”

去年冬天，他病了，卧床半月。我去看他，见他床头仍堆着书，中间夹着一本笔记，写满了歪歪扭扭的字。他虚弱地笑笑：“躺着无聊，胡乱写几笔。”他夫人悄悄告诉我，医生嘱咐静养，他却偷偷写东西，劝也劝不住。

上个月，老徐走了。家人整理遗物时，都是书，有1万0多册吧。他还留下了20多本手写的笔记和2000余篇电子文档。在他的最近的一册笔记本里，夫人发现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若我先走，请将这些文字烧了陪葬。书则捐给县图书馆，让它们继续找读者去。”

家人没烧那些稿子，而是整理成册，又印了一本小书《踏着书香远行》，当然这书名是我想的，序言也是我写的。这次，扉页上印着他最后写下的文字：“人生如书，有厚有薄。我这一本，虽薄，却每一页都写满了。”

书出版那天，恰是他常去的那家旧书店清仓甩卖的日子。人们进进出出，翻检着打折的书。

打书如烧，这些书里，或许正有一本在寻找它的新主人。

# 视频刘诗利，墨香为谁而流淌

姬广良

还沾着工地的灰尘。

工作人员张伟焯发现了它，听闻对方是在工地绑钢筋、打混凝土谋生，心头一颤——姐夫也是常年在工地打工的河南人。这份同乡的亲近感，让他一下子拉近了心的距离，他为刘诗利开辟了一条特别的通道。

队伍中那些西装革履的人纷纷让开时，刘诗利粗糙的手指不自觉地绞紧了衣角。他未曾想到，一次偶然的书店闲逛，竟将自己推向了那个在屏幕上见过多次的身影面前。

陈行甲将签好名字的新书递到那双结满老茧的手中时，指尖相触的瞬间仿佛电流贯通了两个世界。他郑重地在扉页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：“大哥，记得联系我。”随后起身，张开双臂紧紧拥抱了这位素昧平生的读者。

镁光灯下，刘诗利脸上的皱纹久经风霜般舒展开来，笑容里盛满了文化知识被尊重的甘甜。这一刻，一本书的重量，已然超越了混凝土与钢筋。“这位老哥，你是我的书写生涯中得到的最高褒奖！”陈行甲在社交媒体上如此感慨。

那位于巴东任县委书记时把母亲遗像置于办公室中央的男子，那位从高空跳伞宣传旅游的“网红书记”，在人生的峡江转弯处却选择了公益之路。母亲给他的教诲如永不熄灭的灯：“做人干干净净。”这份源自乡土的精神血脉，使他在刘诗利身上得到了同样的朴实与坚韧——那位母亲若在，或许也会为这个捧着书的农民工展露笑容。

“刘诗利的出现，像一道光，瞬间穿透了所有这些虚饰。”陈行甲在日内瓦的候机厅里如是反思。这道光刺破了文人圈层的幻象：文学若沦为“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”的优雅游戏，便失去了根本的重量。

真正的写作应当为谁而写？答案就在刘诗利凝视书本的眼神里，在那双布满老茧却虔诚地捧书的手掌中。当知识精英与普通劳动者在

个日租20元的上铺床位。枕边除了几件换洗衣物，便是那本珍贵的签名书。这个59岁的河南汉子，曾是乡村小学的民办教师，教过语文、数学和思想品德。如今他在工地的喧嚣中，依然保持着阅读的习惯。

在书店一站几小时，翻阅农机操作手册、电焊技术指南，也会在李白、李商隐的诗句间流连忘返。读书于他不是改变命运的阶梯，而是“在生活的风吹日晒之后，仍能独自步入心灵的芬芳花园”。

这种纯粹的阅读精神，恰如陈行甲书中所言：“我们不该忘记自己走过的路，同情过的人，呼唤过的正义，渴求过的尊重，是这些东西构成了我们深植于生活世界的共通意义的根基。”陈行甲的人生轨迹与刘诗利形成奇妙映照。

那位在巴东任县委书记时把母亲遗像置于办公室中央的男子，那位从高空跳伞宣传旅游的“网红书记”，在人生的峡江转弯处却选择了公益之路。母亲给他的教诲如永不熄灭的灯：“做人干干净净。”这份源自乡土的精神血脉，使他在刘诗利身上得到了同样的朴实与坚韧——那位母亲若在，或许也会为这个捧着书的农民工展露笑容。

“刘诗利的出现，像一道光，瞬间穿透了所有这些虚饰。”陈行甲在日内瓦的候机厅里如是反思。这道光刺破了文人圈层的幻象：文学若沦为“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”的优雅游戏，便失去了根本的重量。

真正的写作应当为谁而写？答案就在刘诗利凝视书本的眼神里，在那双布满老茧却虔诚地捧书的手掌中。当知识精英与普通劳动者在

精神原野上相向而行，社会的温情便有了最坚实的堤岸。

书页翻动间，灵魂的骨骼正悄然重塑。有人从宋词中品味“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”的风骨，在失意时守住尊严的底线；有人如那位教师，将《三国演义》的英雄气概化作照亮乡村课堂的烛火，让蜷缩在贫瘠土壤里的心灵向着辽阔处伸展。阅读，是一场静默的锻造，将沾着墨香的铅字冶炼成支撑生命的钢铁脊梁。

读书也许并不能摆脱平庸，可是读书却让我们在平庸之间看到多彩的生命。当下网络发达，人们动不动就上网搜索想要的知识，我们在新的语境下还要不要阅读纸质的书籍？我们又该如何适应时代并调整阅读的习惯？这恐怕是每个读书人都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。

一则3分多钟的视频，我连续看了三四遍，力图从刘诗利大哥的精神中汲取更多关于读书的思考。我也期待更多的写作者，能够像陈行甲一样善待与尊重热爱读书的刘诗利们，从而更加唤起究竟为谁而写作的思考。

陈行甲签名无不透着对读书者的尊重，签名后又把没开封的饮料奉上，这是做公益时那颗慈善爱心的流露。还有等待签名时赠书给刘诗利的那位大姐，又拿了一个白色手提袋，把书和饮料装好以便刘诗利带走。这不仅仅是温暖的援手，更是美好的读书学习精神在中华儿女之间的传承。

人人像视频中的陈行甲和爱心人士那样，去帮助关爱弱势的人群，让他们有尊严而体面地活着，这一天会远吗？

■图片来源于网络



刺破混沌，却在生活的迷宫中，让读者循着他人呼吸的微弱找到归途……

读罢《有山有谷》，我在扉页上写了“值得一读”四字。

《有山有谷》崔君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

# 裂隙中的磷火微光

周游

崔君小说集《有山有谷》，像一册浸透雾霭的密码本，7个故事在家族谱系的羊皮纸上洩出暗痕。崔君以柳叶刀般精确的切口，划开家庭这个微型权力场域，让血缘编织的帷幕后，那些结痂的隐痛渗出血珠。

堕胎手术的金属器械与埋进油漆罐的纽扣，狸猫换太子的暗箱操作与临终送棉被的执念，这些被生存重力夯实在日常碎屑，在崔君的叙事中发酵成悬浮的图腾。

她把代际压迫具象为《海岸》里父亲缺席投下的长影，将生育创伤折射成《斜坡》中两代人子宫的对峙震颤。那些刻意绕开的称谓、欲盖弥彰的沉默，在家族档案里凝结成钙化的结节，于血缘褶皱中投下蛛网状的裂隙。

小说的人物始终维持着防御性姿态，如《草莓时刻》里触礁禁忌果实的指尖，在物质困窘与

常华新著《千千阙》：宋词里的大宋小史，以史料为骨、词章为肉，将散落于《宋史》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等典籍中的历史碎片，经由词人笔墨贯穿勾连，最终凝练为兼具史学厚度与文学温度的一部佳作。

作者摒弃了传统史论著作的宏大叙事，转以词牌为棱镜，折射出宋代社会的多维光谱。这独特的书写范式，既是对历史研究方法的创新，亦是对文化传承路径的有益探索。

在剖析市民文化崛起时，作者紧扣《东京梦华录》《梦粱录》等宋人笔记，以柳永词作构建起真实的历史场景。书中详引《醉翁谈录》所载“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”的盛况，将《望海潮》中“市列珠玑，户盈罗绮”，与《宋史·食货志》中“汴京商税岁入四十万贯”的财政数据相互映照。

这种以正史文献为经、民间记录为纬的考据方法，得以窥见词章背后鲜活的社会面貌。瓦舍勾栏不仅是词曲传播的载体，更是市民阶层参与文化创作的基地。常华特别指出，《武林旧事》中记录的临安城“瓦子二十三处”，恰是《鹤冲天》里

精神失重的撕扯中，将生存焦虑蒸馏成玄学符水。母辈将命运抵押给更名的玄猫与神婆的咒语，年轻一代则在平流雾般的爱欲里操练自我麻醉。

这种群体性的精神迁徙，被崔君解构成现代人的生存巫术——用星盘App占卜职场危机，借水晶手链消解情感困局，我们与埋扣祈孕的先辈何异？

当线性叙事被记忆的倒刺勾破，文本便呈现出锯齿状的肌理。《狐狸的忏悔》中占卜引发的蝴蝶风暴，《平流雾》里30万赔偿金构筑的罗生门，皆印证着崔君对确定性的消解。

她让人物在迷雾中反复拼凑因果拼图，却在即将闭合时抽走关键碎片，恰似那个“有山有谷”的手指戏法——当我们以为握住命运脉络，不过是攥住了自己冰凉的掌心。

# 点读

## 文史互鉴开辟阐释新天地

朱延嵩

“才子词人，自是白衣卿相”的现实土壤。书中对女性词人的观照，建立在《宋人轶事汇编》与《名媛诗归》等史料基础上。李清照“和羞走，倚门回首”的少女情态，被置于《宋刑统》中“女十三，男十五听婚嫁”的法令背景下解读。作者援引《续资治通鉴》中“命妇人朝”的礼制记载，对比朱淑真《断肠集》的“娇痴不怕人猜”的叛逆书写，在制度规训与个体觉醒间，挖掘出宋代女性文学的创作基因。

常华对战争词篇的诠释，始终以《宋史·兵志》《三朝北盟会编》等军事档案为依据。当岳飞《满江红》的壮烈词气，与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中“岳家军月费钱五十六万缗”的映照，忠勇报国的人物形象便有了实据的支撑。书中引用《宋会要辑稿》中所载“绍兴和议后禁军月俸减半”的史实，为陆游“当年万里觅封侯”的悲慨找出现实依托。

书作者遍览《宋人佚简》《云麓漫钞》等古人书信，求证文学大家诗词中的典故细节。苏轼在黄州写就的《寒食帖》，经与《东坡志林》中“自笑平生为口忙”的自我解嘲相印证；《齐东野语》所

# 书写人生

## “没意义”的事

徐宜秋

蜻蜓点破涟漪，夕阳把湖面染成熔金。有人问他在做什么，他说：“看水呢，水每天都不一样。”这看水的状态，是给心灵松绑的过程。

当我们不再执着于“得到什么”，会发现世界藏在无数个微小的细节里：春末夏初时，小区的树突然开满碎金般的花，风一吹就洒落石阶，谁推散了把星星；深夜回家的路上，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，跃住自己的影子蹦跳，就想起童年追着影子跑的自己。

偶坐阳台，看暮色从远处的楼群漫过来，万家灯火次第亮起，某扇窗里有个浇花的人影——这些瞬间不产生任何价值，却生产出原来自己真实地活着，而与这个世界温柔的链接。

心理学中有个概念叫“心流”，指人专注某事

不知何时起，我们的生活被“有意义”牢牢捆绑。读书要读能提升认知的，运动要选能减脂塑形的，就连发呆都要背负“充电放松”的使命。快节奏里，人更像高速运转的齿轮，每个清晨都被“待办清单”钉在日程表上。

我们忙着，考级、升职、打卡网红店。社交媒体平台，都在展示“有用”的生活：背单词的打卡截图、健身房的汗湿自拍、深夜办公室的灯光滤镜，人生仿若争分夺秒的闯关，每一步都在“有用”的节点……如今的认知，唯有持续产出价值，才算不负光阴。

但生命的奇妙之处，似乎藏在“无意义”里。村上春树在《当我跑步时我谈些什么》里写着：“跑步时，我什么都不想，只专注于脚步与呼吸。”跑步本身或许“无意义”，但在重复的步伐中，却诞生了对自我的观照，如同王维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的闲逸，在“无所事事”的自然空间里，遇见了生命的辽阔。

李娟在《阿勒泰的角落》里认为：“世界就在手边，躺倒就是睡眠。嘴和心，还有脚步声，都是好的。”那些“无聊”的事，本是“非功利性的专注”，不追求结果，只享受过程。

在公园见的老人，每天带马扎坐在湖边，不钓鱼也不散步，只盯着水面。看云影揉皱碧波，



6月25日，不经意间看到一则视频，是河南濮阳的一位农民工大哥在北京西单逛书店时，刚好赶上了陈行甲的人生笔记《在峡江的转弯处》新书分享会。被工作人员安排加塞签名，憨厚朴实的农民工大哥还有些不好意思。当陈行甲给他签字，并留下自己的电话，双手把书奉上的那一刻，我的眼睛湿润起来。

我为陈行甲从骨子里对他人的尊重而感动着，一言一行的细节透露着人性的光辉和深植于灵魂中的教养。我也为农民工大哥感动着，虽然他自己的身份、衣着与分享会有些格格不入，可他骨子里那份热爱读书的精神，不正是我们中华儿女的优秀传统吗？

北京西单图书大厦里，空调吹出的冷气隔绝了六月的暑气，却隔不住人群读书购书的热情。陈行甲新书分享会上，有个身影显得格外突兀：一位近60岁的男子，穿着灰白色外套，脸上刻着岁月的沟壑，脚边堆着大包小包。

有人说他很像罗中立的油画《父亲》的人物形象，或者说他们脸上的皱纹里，同样盛满了尘世的沧桑。他谦卑地站在人群边缘，眼神却如饥渴的旅人望向泉水。他叫刘诗利，一个来自河南濮阳的筑路工人。他站在知识的殿堂里，脚底下

# 书香

## 平凡中的生命真谛

七七

读苇岸的《大地上的事情》，仿佛被质朴而深沉的力量牵引，走进那片充满生机与哲思的大地。这是一本关于自然、关于生命、关于人性的散文集，它让我们在平凡里感受到生命的厚重与美好。

苇岸用诗意的文字描绘了大地。从初春的嫩芽破土，到夏日的麦浪滚滚；从秋日的果实累累，到寒冬的白雪皑皑。四季的更迭鲜活而富有情感，更与与自然进行的一场心灵对话。广袤田野里，一株植物、一只昆虫、一片落叶，都承载着生命的密码，等待着我们去解密。

苇岸对土地的热爱溢于言表。在他眼中，土地是生命的源泉，是万物的母亲。他翻阅土地上的每一个细节，让土地成为精神的象征，一种对生命本质的深刻领悟。读来能感受那片土地的呼吸，感受它在岁月流转中经历的风霜雨雪，以及它承载的生命的希望与梦想。

书中对生命细节的捕捉，更是令人动容。苇岸关注那些微小的生命，比如蚂蚁、蜜蜂、麻雀，他以平等的视角去看待，从它们身上看到了生命的顽强。蚂蚁搬运食物的团结协作，蜜蜂在花丛中的勤劳身影，麻雀在枝头欢快歌唱的灵动，在笔下充满了生命的意义。每一个生命，无论它多渺小，都值得我们尊重和敬畏。

《大地上的事情》是对自然的赞美，更是对人性的反思。喧嚣与浮躁中，人常迷失自我，忘记了与自然的关联。苇岸的文字让我们停下匆忙，像大地一样保持内心的宁静与宽容，珍惜每一份拥有，感恩每一次相遇。

在苇岸的笔下，大地上的每一件事情，都充满了生命的智慧与力量，都在以独特的方式，诉说着生命的真谛。用心感受大地的脉动，聆听生命的低语，在平凡的生活中，就会发现更多的美好与希望。

《大地上的事情》苇岸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